

# 往革黎特的旅程

香港加爾默羅赤足隱修女

## 1. 引言

……加爾默耳的美麗…… (依 35:2)

德蘭加爾默羅修會(加爾默羅赤足修會)始於十六世紀西班牙亞維拉的聖耶穌德蘭改革；然而改革的理念和方向，要追溯至數世紀以前，在巴肋斯坦加爾默羅山上我們最初的隱修士們；所以修會的歷史是要從我們的根源開始，源遠流長，經歷興衰，期間有光明、也有黑暗，有因時代背景、政治環境和人為的影響，但一切都是恩寵。無論如何，我們加爾默羅會士，是走向革黎特的旅途上，是一個愛的旅程。

## 2. 修會的誕生

……我要領他們上我的聖山…… (依 56:7)

革黎特是約旦河東的一條小河，天主命厄里亞先知往這小河畔隱居，喝那小河裡的水(列上 17:3)。加爾默羅修會的開始很簡單，大約於十二世紀，十字軍在巴勒斯坦獲勝，收復聖地，其中有些虔誠的朝聖者，追隨先知厄里亞的精神，隱居在加爾默羅山這個風景幽美、被先知譽為「美麗」的天主「聖山」，像上主的蜜蜂，在 Wadi' ain es-Siah ——意即厄里亞泉 (The fountain of Elijah)，住在好像蜂巢般細小的隱室，採集著天主甜美的心靈蜂蜜；那時他們度的是獨修生活 (eremitical life)，慢慢發展成為隱修團體 (monasterium 或 cenobium)，他們建造隱室和小聖堂，把聖堂

奉獻給聖母瑪利亞，以瑪利亞為母親、姊妹和模範，隱修士們被人稱為加爾默羅山榮福童貞瑪利亞的弟兄 (Brothers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of Mount Carmel)；所以隱修、厄里亞和瑪利亞成為我們修會的三個靈修傳統。團體在院長勃祿加爾 (Brocard) 時發展迅速，分佈在巴勒斯坦各地，隱修士人數不斷增多，在 1209 年勃祿加爾要求耶路撒冷宗主教聖亞伯爾 (St. Albert of Jerusalem) 頒賜會規去遵守。

### 3. 遷移至西方

十三世紀初期，隱修團體在巴勒斯坦一帶，到處發展新隱修團體，於是加爾默羅山的隱修團體院長勃祿加爾，便成為總會長；這傳承一直保持至今，現在加爾默羅赤足修會的總會長，雖住在羅馬的總修院，而他是自動成為巴勒斯坦加爾默羅山修院院長的。

加爾默羅隱修團體雖然在巴勒斯坦迅速發展，但遭到強橫的土耳其人搶掠和襲擊，甚至摧毀。

我們初期的隱修士，有不少是從西方來的歐洲人，所以當他們在近東一帶不斷發展和擴張時，令他們也產生一份往西方發展的心意。據我們的歷史記載：加速隱修士往西移的原因，不是由於遭到回教人的威脅，而是在十三世紀的幾十年間，我們由很多團體縮減到只餘阿克爾 (Acre) 和加爾默羅山上的兩間，隱修士們認為要明智地有急切的需要往歐洲成立修院。他們不是一下子全部遷移而是逐步的；他們獲得歐洲顯赫的人士捐助，包括法王路易第九。於 1235 年到法國瓦朗謝納 (Valenciennes) 成立修院，接

著是科隆 (Cologne)，塞浦路斯 (Cyprus) 和西西里 (Sicily)；再後還有法國其他的地方、義大利、而至英國等等。

到了歐洲，加爾默羅隱修士發覺不容易適應西方的環境和文化，因為在歐洲的情況不同，人們慣常見到的都是堂皇的隱修院，卻未能接受這些毫無資產，孤獨地住在偏遠簡陋小屋中的陌生隱修士，更視他們為流浪到歐洲的東方人。於是他們生活在主流群體之外，被排斥、不受歡迎，而且經濟拮据，生活陷入困境；但他們又無法返回巴勒斯坦，因為加爾默羅山的修院已遭回教人燒毀，屠殺全部隱修士，據傳說：修士們是在唱《母后萬福》(Salve Regina) 時遇難的；從此差不多五百年，山上再沒有隱修士，當地也成了廢墟；直至 1631 年，普洛斯柏神父 (Fr. Prosper of the Holy Spirit, OCD)，才重回加爾默羅山，這又是另一段歷史了。

隱修士在歐洲的窘境，竟令有些修士灰心喪志，以為修會在歐洲再沒有希望，要求轉到別的修會。至此會內受到內外壓迫，感到有需要檢討和改革，天主揀選了聖西滿·史多格 (St. Simon Stock)。於 1247 年，修會第一次在歐洲舉行選舉，英國人西滿·史多格當選總會長，他向教宗請求准許改革修會，獲得批准。教宗更寫信給好些教區幫助他們。西滿·史多格把會規中的兩項改變了，但保持我們原有的精神，即先知的使命。修會為與社會連繫，把居住的地方由荒野轉到近郊，修士們也參加了某些教會工作，和接受高等教育，以應付當時的社會環境；其後加爾默羅修會也成為「乞食修會」(Mendicant)。西滿·史多格成功地使加爾默羅所建立的隱修生活，能在新的環境中適應，而我們先知聖召的本質並沒有變，更使修會在歐洲能安頓下來，而且發展得很快，開創了加爾默羅修會的「黃金時期」；在接連的幾個世紀

中，加爾默羅為教會增加了不少神秘靈修家、聖人、詩人和神修作家。

#### 4. 加爾默羅修女

在十三、十四世紀期間，一些虔誠的婦女，在加爾默羅神父的指導下，她們個別的或是小團體式的，開始跟隨加爾默羅會規，在適合她們的生活環境下，度完全獨居和不斷祈禱的隱修生活；另一類是沒有發聖願，較為鬆散的結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。在 1452 年，總會長真福若望·索里 (Blessed John Soreth)，獲得教宗尼閣五世 (Pope Nicholas V) 的批准，把這些團體組織起來，成為加爾默羅修會的第二會 (Second Order)，並把教會法定的法則給她們遵守。

#### 5. 黑暗時期

……加爾默耳山頂即乾枯…… (亞 1 : 2)

在十四世紀末至整個十五世紀，加爾默羅修會意想不到竟滑落到嚴重衰落的地步，傷害的程度令人震驚。期間，由於在歐洲先後發生英法百年戰爭、黑死病瘟疫的災害、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等等，都對修會產生不利的影響。戰爭和瘟疫影響最大，造成死亡、經濟恐慌和道德敗壞。在瘟疫中比方有修院在一天中修士便死亡無數，令修院幾致空無一人；會士人數驟減，為急求聖召，釀成質素下降，貽害無窮；百年戰爭令加爾默羅修會失掉五十間修院。修士們在不平靜、饑荒和戰亂中生活，人變得軟弱，道德沈淪。文藝復興時期，歐洲雖然在文化藝術上有輝煌成就，但是教會也受到俗化影響而致道德衰落。教會分裂，出現兩位教

宗，而我們修會也分裂，有兩位總會長神父。還有發生宗教改革，產生裂教風波等等。這種種因素，影響修會情況敗壞，和經濟嚴重貧困，致令修士們意志消沈、軟弱，向現況屈服，忘掉原先修道理想，多次向教會尋求放寬生活的規矩，修改會規而成「緩和會規」(Mitigated Rule)。修士生活鬆弛，再不如原初在加爾默羅山上初期隱修士的修道精神；雖則時而有總會長嘗試努力改革，然而未能成功。直至十六世紀，天主揀選了一位出色、充滿智慧和有卓越遠見的修女——西班牙亞維拉聖耶穌德蘭，領導全修會進行改革，復興加爾默羅會原初精神，也成就出一套嶄新的傑出靈修。

## 6. 聖德蘭的改革

十六世紀在西班牙出現了一位出色的修女德蘭·奧瑪達·賽佩達 (Teresa de Ahumada y Cepeda)，在 1535 年進入西班牙亞維拉的加爾默羅降生修院，於是揭開了我們修會新的一頁。德蘭最初修道的動機是很實際的，只是「為救自己的靈魂」；其後她在靈修上的發展，以及不斷的祈禱令她大大轉化，經驗到奇異的恩寵和徹底的歸依，了悟到天主在她內心的旨意，明顯覺察到她當時生活的修院環境和生活上需要改革，而吾主也在神視中鼓勵她，特別在一次領聖體後向她許下：她要成立的新修院，會成為「一顆光芒萬丈的明星」。於是在她修道二十七年後，開始踏上改革之路；於 1562 年在西班牙亞維拉成立第一間改革的修院，吾主要她奉聖若瑟為新修院的主保，故取名為聖若瑟修院。也被稱為赤足加爾默羅修會，十六世紀時稱改革的修會為「赤足修會」，所以聖德蘭革新的修會，也被稱為加爾默羅赤足修會，但時至今日，我們認為更適合稱為「德蘭加爾默羅修會」，因為是

聖德蘭改革創建的。耶穌德爾其後於 1567 年在梅地納 (Medina)，興建第二間修院時，認識聖十字若望 (St. John of the Cross)，說服他參與革新男修會，1568 年在杜魯耶洛 (Duruelo) 成立第一間改革的男修院。聖耶穌德蘭 (St. Teresa of Jesus) 在 1582 年去世前，共成立了十七間女修院和十五間男修院。整個改革的路程，歷經艱辛，幾許變遷，才能設立了獨立的加爾默羅赤足修會會省，1587 年發展成有五個會省的支會，由一位副總會長管轄；1593 年，經大會同意，赤足加爾默羅會終於能成爲一個完全獨立的修會，次年選出自己的總會長。

## 7. 十六至廿世紀

會祖聖德蘭去世後不久，1583—1594 年，赤足加爾默羅修會出現短暫的內部鬥爭，會祖鍾愛的神子古嵐清神父 (Fr. Jerome Gratian) 被多利亞神父 (Fr. Doria) 逐出修會，放逐到義大利；聖十字若望也要被遣往南美，結果在等候船期間病逝；惡劣的情況直至多利亞神父去世便結束，德爾加爾默羅修會又回復和平與安寧。

此後，修會更往西班牙以外的地方發展：1584 年於義大利熱那亞 (Genoa) 建立第一間男修院，1590 年在同一地方成立第一間女修院；在十七世紀，修會迅速在歐洲如法國和愛爾蘭拓展；1790 年在北美洲建立第一間修院，1794 年則在英國。1631 年，加爾默羅赤足修會重回加爾默羅山上建立修院。所以十七世紀中至十八世紀中可說是新加爾默羅會的「黃金時期」，在修會本身或對教會的服務都呈現出成長和成就。會祖聖德蘭於 1614 年被列入真福，1622 年列入聖品；聖十字若望則於 1726 年列聖；他們對教會的靈修有最大的貢獻，所以其後均被宣封爲聖師，他們的著作

都成了靈修經典之作；此外，十七至廿世紀亦有不少聖人和聖女。

然而在十七世紀末葉，由於歐洲的政治情況，致令災難臨於我們修會；其中 1790 年法國大革命，在法國有六個會省被掃除，七十九間男修院和六十五間女修院被沒收，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在法國北部的貢畢涅 (Compiègne) 修院，十六位修女被送上斷頭台，壯烈犧牲，不久革命便結束。

戰爭和革命引起的災禍，使修會產業被徵收，修士被驅逐，摧毀了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所建立的，德蘭加爾默羅修會的活力也衰退了。幸而隱修女們的影響不像男會士般嚴重，在復興修會方面反成了很大的幫助。在十九世紀末葉更向東方拓展，如里修加爾默羅修院就在越南西貢建修院；其他的修院，有於 1869 年往中國上海，1870 年到印度的芝加羅，1885 年在澳洲的悉尼，1923 年在菲律賓的怡朗等，1925 年聖女小德蘭更被宣封為傳教區主保；至二十世紀，修會拓展至全球五大洲。

二次大戰對修會有一定的影響，特別是戰後的極權主義，有些國家，如東歐和亞洲方面，我們修會幾致被湮沒，然而政治改變後，修院又如雨後春筍般重現，波蘭就是一個例子，在共產統治期間只餘克拉科夫 (Krakow) 一間女隱修院，現在已有三十一間了。但在中國大陸，我們仍未有這份幸運。

## 8. 緬懷與反思

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梵二大公會議，要讓「新鮮的空氣」吹入教會。梵二後，這股「革新」的新空氣帶來很多改變和衝擊，比方修訂會憲方面：男會士較順暢，但隱修女則複雜多了，且毫

不容易，差點釀成分裂，結果產生 1990 和 1991 兩份修訂會憲，這要感激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智慧，以及期間的總會長神父的努力，尤其是莫納漢神父 (Fr. Finian Monahan OCD)。梵二後影響最大的是修道聖召急劇下降，不少神哲學院和培育中心因缺乏聖召而關閉；西方如歐美的女隱修院，聖召缺乏，修女年齡老化，導致修院要合併或結束；亞洲雖則聖召較好，但因政治環境和其他種種因素，在某些國家或地區發生困難或阻力；世界各地的女隱修院，有些或因陶成上的不足，出現問題，又或偏離會祖的靈修精神和理想等等，都導致有些隱修院團體削弱而要面臨瓦解。雖然至今最壞的階段似乎是過去了，但修會復原的緩慢，也是值得憂慮的。

回想 1962 年我們慶祝修會改革四百周年時，正值梵二的召開，從修會的歷史中，我們是在新的階段；這五十年來，修會改變了很多，這些改變有好也有遺憾。去年我們慶祝修會改革四百五十周年，總會長神父給全球德蘭加爾默羅會士的信中，提醒我們要反思：會祖聖耶穌德蘭的改革歷程也並不順利，且預感到要冒風險和前路未知，她仍奮發前進；助她克服各方的反對，力量來自兩方面：一是由於她經驗到天主，二是在世界劃時代的轉變中，她熱愛聖教會。

我們作為聖德蘭的兒女們，應跟隨會祖的足跡，有她同樣的對教會熱忱，和努力與主深切地結合，要在多變和衝擊中站穩。不是每樣改變，都表示在對神恩上有建樹，同樣，也不是堅決保留原貌，就顯示出我們的忠誠，實際情況是複雜和有時是相互對立的；梵二後出生的新生代，有其新的感受力，然而成熟的過去一代又有他們的智慧。



1562 年，上主向聖德蘭許下：「這（指新創建的修院）會是一顆光芒萬丈的明星！」今日我們要以會祖聖德蘭的精神，在創建的路途上繼續向前擴展開去，聖德蘭曾說：「我們永不要說已到達終點！」我們要對上主滿懷感恩之情，感謝祂的忠誠和眷愛，驚嘆祂在我們「身上行了奇事」！若非上主的賜予，我們是無法承擔和做到：主召喚我們為德蘭加爾默羅修會的一員，是多大的恩寵！Deo gratias（感謝天主）。